

“孵蛋”艺术家张念去世了

11月29日，艺术家张念因癌症去世，享年52岁。张念最著名的创作是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上“孵蛋”，而后他的个人经历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起伏。

- ◀艺术家张念。
- ▶张念创作《等待》(1989年2月5日)。
- ▼张念作品。



第十三届省戏剧节昨颁奖 宁波三台大戏获奖

商报讯(记者 陈晓旻 通讯员 房炜)浙江省第十三届戏剧节颁奖晚会昨晚在杭州剧院举行，宁波三台参赛剧目甬剧《筑梦》、姚剧《浪漫村庄》和话剧《大江东去》位列前十，获得了新剧目大奖。宁波市演艺集团的

《筑梦》和《大江东去》分别排名第四、第八。其中甬剧《筑梦》的编剧王晓菁获优秀编剧奖，剧中沈三江的扮演者郑健获优秀表演奖；话剧《浪漫村庄》和话剧《大江东去》的作曲汪锋获优秀作曲奖，舞美团队的陈大成、钟宇洋获优秀舞美设计奖。

在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上“孵蛋”

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被视为当代艺术进入中国公众视野的重要节点，在这场很快被叫停的展览上，未经主办方认可发生在现场的几件行为艺术作品成为历史的重要瞬间，其中就包括张念的作品《等待》。

开幕当天，张念在美术馆二楼一个角落安置了一堆草窝，散布着一些鸡蛋，自己坐在正中间作孵蛋状，他在面前用毛笔书写了七个“等待”，胸前的白纸上则写着：“孵蛋期间，拒绝理论，以免打扰下一代。”

1964年出生的张念，1988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院)，任教于广东汕头大学艺术

学院。刚毕业的时候，工作比较清闲，他便时常找机会回到北京。

张念属于“85新潮”那一代人，当时中国当代艺术界正经历改革开放之后国外哲学理论蜂拥而至的狂喜状态，年轻艺术家都热衷于谈论理论思想。后来，谈起《等待》这件作品的初衷，张念回忆道：“我的想法其实是用我的体温去孵化一个未来。至于未来到底是什么样的，不光是我不清楚，我想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都清楚，但是总有个模糊的东西。”

这件行为艺术作品表达了对于嘈杂现实的冷眼旁观，对于未来的期待，也带着世纪末将至的一丝不安。在谈到为什么选择

用鸡蛋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张念当时表示：“现在的美术理论越来越没有人看得懂，谁能对未来的艺术下判断呢？眼看着就到了世纪末，谁知道老天爷会孵出什么怪鸟来呢？”

1989年2月5日至19日举行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是中国当代艺术首次登堂入室，进入国家级美术馆进行展览。当时的大展筹委会总负责人高名潞事后表示，他最关注的是与中国美术馆的合作能够顺利进行，因而，拒绝“行为艺术”直接参与，也是基于保护艺术家和展览的考虑。

开展前几天，张念在北京工艺美院找到一个草垫子，他就带着垫子和鸡蛋来到展场。开幕

当天上午，他找到筹委会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布置现场的有关人士告诉他：“二楼人少，可以去找个地方。”

因为大展筹备期间已有规定，禁止行为艺术参与，张念的行为理所当然遭到了劝阻。组委会方面以他未交参展费为由劝他离开，“孵蛋”进行了约有45分钟，张念拿着草垫准备离开。这时候，美术馆一楼响起了枪声，那是艺术家肖鲁冲着他的作品《对话》放了一枪。

因为几位行为艺术家的“搅局”，“中国现代艺术大展”终于在开幕14天后被关闭，但也因为这些不受管束的艺家的行为，这个展览被载入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史册。

张艺谋父女上演“银幕PK赛” 张末首执导筒压力大

由张艺谋女儿张末导演，倪妮、霍建华、王大陆、马苏主演的电影《28岁未成年》将于12月9日上映，比张艺谋的《长城》仅提前一周。乐视影业市场副总裁黄紫燕称此举是为了让观众看到张艺谋和张末“父女同台PK”，“希望影迷看到《长城》的盛宴，也看到《28岁未成年》的温暖”。

张末毕业于纽约大学电影学院，曾在《三枪拍案惊奇》《山楂树之恋》《金陵十三钗》《归来》等影片中担任副导演和剪辑师，《28岁未成年》是她独立执导并参与编剧的第一部长片。和以前做父亲的助手相比，张末首执导筒的最大感受是“压力大”，“以前我的工作负责两三个部门，现在是所有部门都需要导演说了算，任务很艰巨，这是有压力的地方。我们拍摄周期非常短，拍得很辛苦，每天的拍摄时间都是十三四个小时。”

“我觉得这十年对我来说变化很大，从国外

回到国内，又从学建筑转型到导演，一度让我很纠结。”张末感慨，“建筑系本来很苦，结果上了四年以后发现这个职业不太适合我的时候，挺苦闷，因为不想放弃。但是最后才知道，其实有时候放弃要比继续更需要勇气。”

《28岁未成年》改编自同名畅销小说，讲述了28岁的凉夏身陷糟糕的感情生活不能自拔，意外“心智”重返17岁，并在17岁凉夏的帮助下认清自己、找回初心的故事。张末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看似奇幻的故事，让观众多多少少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倪妮在拍《金陵十三钗》时就和张末合作过。她透露，第一次见到张末，“她一身黑衣特别严肃，感觉不太好相处，但是相处下来觉得末末是特别单纯的人，跟她在海外待得久有关系，大家都很直接，不绕弯，她工作特别拼，拍摄期间每天就睡几个小时，很认真很专注。” 李刚



张末带着自己的洋夫婿一起出席《28岁未成年》首映式。

“捣蛋鬼”张念一直做蛋的主题

“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之后，张念以“捣蛋鬼”的形象被人们记住了。他也持续地以鸡蛋作为创作元素，思考艺术和生活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曾经探讨着精神彼岸的人们开始下海经商。“人们开始变得很物质，我周围很多曾经对艺术酷爱的人们都变成了另外一种人。”张念回忆道。1991年，充满困惑的张念离开了汕头大学回到北京，成为自认的自由艺术家和旁人眼中的“盲流”。

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张念以3000美元的价格向国外画廊出售了一大批作品，拿着这笔钱与人合伙开了一家设计公司，但最终以被告告终。和很多自由艺术家一样，张念维持着困顿的生活。

在那段灰暗的岁月

中，张念经常到故宫去溜达。红墙绿瓦代表的历史辉煌和自己内心世界的失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北京冬日一场大雪之后，他以树脂为蛋黄，以白雪为蛋清，在故宫面前摊了一个鸡蛋。“鸡蛋破碎了嘛！被摊开了，那种精神上的东西、乌托邦式的东西不存在了，破灭了。”他这样阐释当时的作品。

从1994年到1999年，这些巨大的、颜色鲜艳的“摊鸡蛋”出现在北京各地。1999年，“现代艺术大展”10周年的时候，张念进行了一次更为决绝的行为表演。在北京设计博物馆，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木板上，让众人用鸡蛋砸向木板。一直关注张念的批评家王林说，“这样的行为表达了艺术家的失望”，蛋黄肆意飞溅的瞬间，艺术家愤懑的心情被

推向高潮，锁定在一个所有人都茫然而游移的物质年代。

2000年之后，“摊鸡蛋”的作品又出现在形似鸡蛋的国家大剧院和“鸟巢”面前。这个时候，艺术家的创作心境已经慢慢发生了改变。“这一次摊鸡蛋和在故宫和废墟前边的心境不一样。那会儿是迷茫、有点失望的情绪。这一次，觉得我自己思考的东西和很多人思考的可能相通了。”张念说。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当代艺术逐渐被世界所认识接纳，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生活状况也逐渐好转。张念坦承，他自己曾经想过放弃以蛋为主题的创作，但市场对此一直有需求。“艺术被符号化，人被符号化，都是没有办法的，人家想收藏你的有代表性的东西。我一直在做

蛋的主题，有商业的因素。”张念对此并不避讳。

2008年，张念在今日美术馆举行了个展。“我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可以靠作品生活。曾经只是小圈子认可，现在当代艺术和社会发生了关系。”张念说。

张念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即便如此，人们记得他，很大部分依然是因为他早年的创作、他的《等待》。

今年年初，张念被查出罹患腺体癌，病情发展迅速。此后，艺术界自发为这位并不富裕的艺术家举办了筹款拍卖。11月29日，张念生前挚友赵健在微信群“我们的张念”里宣布：“今天下午1时，我们的张念永远离开了我们，让我们愿他一路走好！”

据澎湃新闻